

10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R 9297 / 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為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六

規諫三

後漢陳龜桓帝時為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
累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
胡虜之庭竟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

分也臣至驚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挾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墉墉音覺又音確謂土薄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畧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

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不困庀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旻勞神垂撫育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違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子
 令長貶黜將半致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
 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
 中郎將較尉簡練文武授之以法令除并涼二州今
 年租吏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寬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
 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

趙典桓帝時任為大鴻臚時恩德諸侯以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

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功不用善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務三而已一則曰擇人二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
 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
 氏曰亦然是不用善
 傳人則亂象干度

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

切制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鸞為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

園息賦役書奏御忤內監故不省

蔡邕為議郎初直諫靈帝好學自造黃義篇五十章

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后諸為尺

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

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侍鴻都門下熹陳
方俗間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
民為宣陵孝子者復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
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
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制羣臣各陳
政要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風訊諸
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
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切霹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
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

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采衣宰府謂司

徒橋玄府也采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日漢家赤行齊者絳綉鞞音文代切迎氣五郊而車

駕稀出四時之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故

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聲發

屋拆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

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

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

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

之於表左也猶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今云如左如右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之節迎五帝於郊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

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

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小汗謂病及死也竊

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

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

祀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

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感殊其儀修群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

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柴東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剛而近者

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

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

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

官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儀禮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

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

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

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

丹元聖規諫

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
 誠當思省迷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
 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
 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嘗
 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詞郎中張文前
 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
 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
 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
 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殺人亦象暴政
 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以放寵推類敘意探旨求原
 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已斥退
 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修善

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
 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
 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詔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
 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乘統未明以招祆偽
 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
 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
 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較尉諸州刺史所
 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
 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
 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地罪懷
 瑕與下同疾紀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
 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

漢官儀
 曰三公

職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
條奏之是為舉謠言是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

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

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

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

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
諸侯之于天子

者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
三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

邠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
文學之路也夫書畫辭賦

才之小者經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

經術聽政餘日觀看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

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

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教于聖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

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

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

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

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利惠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噐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而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有以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惟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私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

孝行不隱心義無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嘗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以蒙寵榮爭訟然憾汹汹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盧植爲尚書靈帝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此

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
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
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按今年
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
六曰遵堯七曰禦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舉州郡覈
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
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勅收

拾以安遊竟

后以王甫程阿所橫憂死父及兄
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

罪而絕其命也訴于天
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

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

愁窮思亂必致非嘗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
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
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禦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
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
蠲畧納徵帝不省

孔融為少府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行其事融上疏曰竊聞

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
擬議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
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
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行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萌愚謂雖有重矣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器蓋
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
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狎欲
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
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群逆主萃
淵藪卽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
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劉廙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
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
能成功于千載者必以遠察近智周于獨斷者不恥
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規臣才智闇淺願自比于韋弦昔樂
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齊兵定卽墨者夫自
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
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

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私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于外而不恤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分土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

選天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夏潛思于治國廣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賈詡爲大中大夫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蓄侯植有奪宗之思太祖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王朗文帝時爲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日起兵

以來三十餘年四海蓋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盜賊扶育孤弱遂使華夏復有綱嘗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饑之殍嫁娶以時男女無怨曠之憾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柔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

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地廣民稀夫廟
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况今廟有闕而欲用之臣
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
增于故而復循之此未易見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
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克國之屯田明仲尼之
遠懷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
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
虜遺子孫耶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
也苟時未可庸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高柔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
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服肱
于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無所具瞻而置之
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
疑輒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得延入
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文帝
加納焉至明帝卽位爲博士是時禁殺鹿者身死財

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蓄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

禁則眾庶未濟莫不悅豫矣又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蚤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人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有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二萬頭也大凡一歲

所食十二萬頭其鵬鴟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和洽明帝時爲光祿勳太和中散騎嘗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嘗也詔書虛謙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倉府衍于穀

帛猶不飾無用之官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玩武無震古人之戒也高堂隆爲侍中明帝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致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

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
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
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
緝熙之化流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
也則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矣尚何憂哉苟不正其
本而求其末譬猶芬絲非理政也可命釋公卿士通
儒造具其事以爲典

蔣濟爲中護軍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敝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
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嘗也陛下旣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
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賜必有所易直道
事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刑而出
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蚤聞外以經意

則形察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王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伏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加散騎嘗侍

鍾毓爲散騎嘗侍時蜀將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于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雒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于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于

農事遂施行

王肅爲散騎嘗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阪峻滑衆迫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巴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便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論之近事則文武征權臨江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罷

何晏爲尚書正始八年七月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行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踈遠便佞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

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明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

孔晏又爲散騎嘗侍諫議大夫正始八年十二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磐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是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程曉齊王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較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赫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于街路邠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勞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宗上仰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

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較事取其一切耳然
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
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
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方限隨意任
情惟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
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調爲賢能其
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性弱外則託天威以
爲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
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謨公于
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織惡之過積年

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
外有公卿將較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
司隸較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官殿皆高選賢
才以克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
任較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效其區
區亦復無益各更高選國士以爲較事則是中丞司
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
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
弘羊天乃可雨若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較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今較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又況姦回暴露而據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較書官

吳闞澤文帝時領中書權嘗問書傅篇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以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全琮爲吳大司馬右軍師爲人恭順善于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有疾病咸相汙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興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

府元龜

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二十六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七

規諫四

晉傅玄為散騎嘗侍武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
之路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
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
心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
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逸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寵
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宗
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
體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
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體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
使玄草詔進之又玄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
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

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
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
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勸喜上
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
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
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
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
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
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
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

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穀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法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

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日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

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

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
 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
 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
 定西州都尉募音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克之以通北
 道漸以實邊詐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縣皆使并屬秦
 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此誠為國之大本當今
 急務也

傳咸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
 為冀州刺史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
 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

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

菲如毛

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秦始開元以

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
 登便有菜色者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
 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
 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女六反敢不自竭以對

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
 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
 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
 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

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
並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
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爲
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
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
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
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
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
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人稠地狹而有儲
畜由於節也今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
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
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
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
矣咸惠帝初卽位遷御史中丞會有詔群僚舉郡縣
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曰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
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
揚建于側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
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
俗此敝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
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

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者以選防不能出入不能出入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孫楚爲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禎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禎無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傳巖望想于涓濱修學宮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采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者無繫世族必先賤役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霸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華嶠太康末爲侍中時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拊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嗇養精神願身于清簡之宇留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嘗戒以忽羣下爲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

李重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所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士有嘗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

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卿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頤頤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疏人物播越仕無嘗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宜明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均則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賢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嘗從事于其易故寄矚祐于閭伍則邑至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是非所_不數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瞻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革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劉頌爲淮南相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鄉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嘗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頓寢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

經聖鑒不忽棄于嘗案如有足採與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經更創之雖然封幼穉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撫鎮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

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受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各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穉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未晚也恐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目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並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納逆耳甘納苦言者齊世之君也臣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泥論

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於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自秦始來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損日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建諸侯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運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綏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

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
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
難詳至于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
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
遠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
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
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敵制度舛
錯不盡事中然跡其喪亡嘗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
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亡
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

侯示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
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
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罔閉親戚幽
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禱
福之徵可見於此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
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
興宣帝定燕大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
廣三王舟車所至人力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
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明盛之時開啓土宇
使同姓必王建以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

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君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于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餘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从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釋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

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至于
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
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
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
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
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
建諸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
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
天祿兼翼王室今諸侯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
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
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故典
然人心繫嘗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
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
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
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
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
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
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
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

表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十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克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著忒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專田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達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諸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

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
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意
立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
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
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裔嗣必繼
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
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
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
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
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苟有始封支裔
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
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
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
都定班之稭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
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
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
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
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今問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

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
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
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
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
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知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
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
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
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
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
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嘗背

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以富貴非軌
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反
一朝又世故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
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盡善在仰尤多侈
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
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
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都放奢不可頓肅故
臣思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
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
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是自嬰也分職旣定無

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嘗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嘗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畧也臣切隱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切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嘗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从卽群司徧得其人矣比較才秀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事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軌也然今欲舉

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又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嘗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其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有然今未能省并

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徒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較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以罪下歲終事功不逮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

悉糾以法則朝野無仁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
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
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
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
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
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
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嘗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
所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擇犯疆舉尤之奏當
責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
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

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
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
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
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
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
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秦
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
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
之率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
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于明時何則雖有所

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助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古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

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營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嘗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

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
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
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
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黔首感恩懷德嘔吟
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
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
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
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
其鄉實在可實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然其理
可靜三分之一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
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
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
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爲政
爲政在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
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
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
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以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
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
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爲
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足防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

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計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惡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悉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可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審權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不以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

官署凡諸作役務爲嘗傷過秦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輔幼弱而今勤所不須所以傷所憑均此二者可務孰惡陛下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

跡較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嘗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以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足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八

規諫五

昔段灼泰始中為議郎上書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環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

然古之王者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昔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

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如于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赤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預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有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

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哀也由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鑒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惟金城太守楊欣所謂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三十人自金城以西

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腸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有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

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于忤之愆天地厚恩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憾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憾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憾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疋瘁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地下此臣之憾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憾四也夏之日

忽以遇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憾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恨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憾而歎息臨歸於路自悼者也諳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苒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戊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于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

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猶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河南天下諸侯朝覲者頌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

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誡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所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

治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者也由此言之苟卿
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
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
諸王有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
是歷代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
弟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
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䟽陳當時之
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

臣之悽悽亦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
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綴以新
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恩昆蟲草木咸蒙恩
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
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
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
直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何由來哉臣無陸生
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
隱臣不惟䟽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
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

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義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所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議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長取休歸近墳某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聖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諂佞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諛阿唯唯之士無

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終至天地平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因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寵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

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然而復
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
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
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
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門豈非任豎
刁之過乎但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任豎刁
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穆伯
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
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

于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疆國吞
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
淳死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
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
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
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
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
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旣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
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旣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
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

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
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
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
亡我非戰之罪甚庸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
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
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
尺之刃而有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
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
人也子孫承基三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
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休傳也帝親幸
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推大臣之節爲
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
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
也禹諂佞不忠挾懷私計徒低昂于五侯之間苟取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
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爲居
下訕上廷辱保傳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烹烹
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
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
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亦何益于漢室之所由

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莫過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拆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勝紀內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回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霆以警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興不順時之命竟連伍之刑媚佞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外內俱發四海分離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六合雲據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復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

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失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常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聖賢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常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受齊聖天子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

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採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
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
品訪人誰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
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
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
況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
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
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
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
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
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乞渴者
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
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曰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民以義而可以不信行
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羗胡道
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廣募示
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羗簡丁
疆如法調取至于羗胡非恩義告諭則無欲度金城
河西者也自徃歲興軍度河未會有變故刺史郭綏

勸帥有方深加獎勵要計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
逐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羗胡健
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
桓不肯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日昔周漢之興
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
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
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
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
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爲未
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

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
子男五百餘國若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
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聖賢而諸侯
之裔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
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
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
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遺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
下可高枕而卧矣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更
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體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
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存

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乎巍巍大蜀方將登
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伏興廢
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
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
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稽紹爲侍中惠帝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
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弊大一統于元首百司
役于多士故文武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
易之義善願陛下無忘金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
軍無忘黃鵠則禍亂之名無由兆矣

索綝爲衛將軍二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
覆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
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凌天下貢賦三分
之一供宗廟一待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
兆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
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
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

應詹爲後軍將軍元帝大興中三吳大饑詔百官各
上封事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
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

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
不思開立美利而望足國給人豈不難哉古人言曰
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兼雖臯陶
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家者何嘗不務農穀近魏
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
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
聞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檢皆已還江及西良田曠
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尤易宜簡易流人興復農官
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
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
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
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緝
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
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
江洛之形勢近以作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
依依專任農功令事有所寄趙克國農于金城以平
西零諸葛亮耕于涓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
皆宜齊課

虞預爲抗著作郎大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並諫之
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

宋王德始缺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
煙爨之氣中華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
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聖德先覺超然遠鑒
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
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不著而
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乎得才
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讎敗必舉高宗文王
思佐發夢傳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
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
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轂
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
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
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收野之戰呂望執鉞淮夷作
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
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
以守四方孝文志在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
赴赴武夫公侯于城拆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
荒蕪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
幸脫陛下登作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

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州相
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
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
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預備不虞古之善
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
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鍾祖逃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
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咨之群公博舉于衆
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冗
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
自裁出觀供置然後劬力禮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

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
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著之末蒙冠帶之
榮者乎後爲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
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
儀之所以生樞萬物人君之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
伐擬于震雷推恩象于雲雨刑罰在于必信慶賞在
于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
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槓楚期于入重是以百
姓放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
死重囚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

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受祖贈轉相誇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林之災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肯應以順信天佑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

周嵩爲御史中丞元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遵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恩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議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諱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哀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重權終致尊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如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

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
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
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
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
有愆失遺將來之憾者也今王遵王廙等方之前賢
猶有所後至于忠索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
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
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稱才
之明豈徒陛下之力也哉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
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克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能任賢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
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
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任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
伊管之效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
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
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者
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
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
思聞其過悟逆耳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
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

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遵等獲全
熊遠自元帝爲丞相引爲主簿時朝廷草創議斷不
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
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
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弘大道以至刑
晉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
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
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
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
每輒關咨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
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
法益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
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
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
較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
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
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
典也若開塞隨宜以權道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
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常徵文據法以是爲斷耳是時
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郭璞爲著作侍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
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
物所以顯天人之說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
歲首有所占卦得解之旣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
親德之時而爲廢冰之氣來見乘加外陽未布陰陰
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
推之皆爲刑獄殷煩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炤察幽情
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
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
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
爲金家沙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克溢怨歎之氣所致
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
而血逆流長漂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
變致若斯之惟耶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
屢見災異勤動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
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
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
也臣謹尋按舊效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
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降維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夙

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弊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心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過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于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子未寧于上黔細未緝于下鴻雁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何也杖道之情

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公之一言倚清靜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簿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而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

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納聽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䟽奏優詔報之璞文覩日有黑氣上䟽曰臣前䟽奏優詔報之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者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三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擬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抹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繫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

所致也計去秋所陳未及一月而更有此變蓋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年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青再見日月告燬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鑿不遠故宋景善言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沍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祚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克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又上䟽曰臣聞人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

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預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心況臣蒙珥筆朝未敢不竭誠盡規

范甯自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禿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者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

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結怨人鬼感傷和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祖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憾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得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至于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離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風土之

概小人則有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士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任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下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見況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

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天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一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役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王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理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

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
涯奢侈由勢今並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
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捕酒
求日馳騫卒年一晏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
質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耕講誦
闕而無聞凡庸兢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
業尚試其能否而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
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
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
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
場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場以爲尚童幼也今以
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
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
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
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寧之出非
帝之意故所啓多合旨

周祇爲國子博士義熙三年劉裕表遣劉敬宣率衆
五千伐蜀祇書諫裕曰自義旗之戰所征無不克此
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
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

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殘荒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彼得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勝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踞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

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可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儲不虛正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謂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覺披盡不從敬

宣遂無功而還歿死者大半

宋沈懷文武帝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
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也懷文曰
周制封畿漢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
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
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于邊州或罷或置既物
情不悅容虧化本帝不從

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中世祖出行夜還勅
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報不奉旨頃黑詔乃開帝
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致君章耶對曰臣聞鬼
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
露晨徃宵歸切恐不逞之徒忘生矯詐臣是以伏須
神筆乃敢開門耳

范泰文帝時以散騎常侍致仕元加之二年表賀元正
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蘊日新以蓄
德仰乾元以復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
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家
殫于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
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革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
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祭之典以誠會事巫祝

常祚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權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進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華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修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以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三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且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于祐苗有傷于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禁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因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誨婦人猶在尚方始貴

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八年陛下經畧粗達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甚大學宮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日觀聖化竊慕十囊成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帝乃原謝誨婦女時災旱未已加以疾疫又上表曰頃

亢旱歷載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

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
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興隨時其義尤
大是以古今異用修方必塞大道隱于小成欲速或
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
而不能緘默者也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
重之以愾羣言或非是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
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尚李嗣京參閱

西平文翔鳳訂正

江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九

規諫第六

宋何偃為太子中庶子文帝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
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犬羊易亂殲
殄非難今雖廟筭無遺而兵未精習緣邊鎮戍克實
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按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

本以殉邊患宜動必不克往歲挫傷續以內疊侮亡
取亂誠爲沛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
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難圍之則曠
日進退之間姦虞玄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卹方來之
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周朗爲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叅軍孝武普責百官讜
言朗上疏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
方策之政悉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
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宗廟遭不更之酷江淮被未
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垂泣而秦漢餘弊尚行于今

化崇于古却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
以方然陛下旣甚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
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
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教者宜二十五
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
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
理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浼
疆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
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
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

謀迹其心術行覆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
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夷古數部定子史令
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
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
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
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疋爲市從江以南千解爲貨
亦不患其難今宜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
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
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
堪滋養悉藝紵麻陰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

植竹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
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
不用以資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仍令桑長一
尺以圍爲價田進一畝以度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
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熒椽露不敢加泥
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
則宜務削滋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
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戰戎夏競威
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車滿野海內遺生蓋不

餘半重以惡政嚴刑天災歲役貧者但供吏死者弗
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人妻
老嗣絕乃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之日有數途生
之歲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耶此
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有禁殺子之科設啗
娶之令然觸刑罪恐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其處耶
宜令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雌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
則有司加糾凡官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
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

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
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效饑寒一至慈父不能保其子欲
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父不能保其子欲
其不爲寇盜豈可得耶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
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棘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
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北至陽春
生其餘幾今自江南所在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
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春賞爵一級不過千家
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田淮南多其
長師給其糗糧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提胡盡修

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
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
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幽涓靈區間
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
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
甚于胡矣若謂民之旣從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
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
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寶戎寇自遠其爲來利固
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復
有者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

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于賊不
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
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
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齊徐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
守之法當持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及此
也今人之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
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
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出
車騎應畜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
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

無發動又將者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忘筋力盡于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勤驅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然怒實衆垂臂而反唇者往往爲部耦語而觖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摧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者去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之祿將秩未克餘費宜闕他事員輦長不應與淮可殺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老至期而罷賞延于嗣又緣淮城壘皆興復使烽

火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莫允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事而非君須內教旣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敷一至于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計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嫉謗殘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

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
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鳧
珠眠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于古而刻于情則莫能
順焉至乎敗于禮而安于心必處而奉之何乃厚于
惡而薄于善乎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
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
下以奉一君何患不及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
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玄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笥目豈嘗視身未時
親定櫛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

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河麋蠹之劇惑鄙之
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衆婢以使一豎之
家列豎以役塗金披綉醬酒霍肉者不可稱紀至有
列輦以遊遨飾兵以駢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
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而卒造華靡卽傳于
民如此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治天下者
嘗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
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鑪賣之身製
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
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

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珀翠玉錦綉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贖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楮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徒云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徒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

使德厚者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淺官淺者秩輕纓冕紱珮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各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楊境而宅充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都江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蒙恩之家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貴人王侯識未堪用不應嬾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叅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

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比光武之子馬貴人
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
也內外當與抑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
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其人
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
下所須者才誠難知也有深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
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
故或亦遭讒於貴賞期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
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
使世之所稱通經連史辨辭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

道者使獵纓危膝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遠近及
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
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懣頰眩動精神發意氣語之
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聞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疆幹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可須臾定宜
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于選貴呈之
于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思鄙盡
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
毀以譽進人又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
摧其毀者譽黨悉靡則宜進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

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
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于人矣老者亦
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
檢精測固亦深矣舒引容濶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
替其束修誠者月繁其過遂至麤散錦帛侈飾車徒
復假精醫術託雜卜數匹妹滿室置酒夾堂寄夫託
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猶而倚靈假象背親傲
君欺責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
之所不悔罪而廣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豈
其鬼與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悉皆
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
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藝行
本其伸心必能草腐人天踈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
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
可數遇絲而稱神者非可美其本源是亂男女合飲
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
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堤
以北置國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方麋財敗俗其可
稱恨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技鮮能達民因
是益徵卜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

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懲艾賤理之弊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于謀臣事不便于貴戚輕者詆訾呵駭重者死厭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嘗令修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在矣敢昧死以陳願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南齊劉獻除尚書祠部郎不拜太祖踐祚召獻入華林園談語謂獻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獻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車雖安必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百乃爾

劉思效爲員外郎太祖初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天而尤貧於昔兼軍驚屢動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士之色責世之流貨寶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趨高華生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竒麗之賜塞鄭衛之倡變

層運之化應質乏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鳴梟之
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
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
陛下宜仰荅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沉黎傾首之勤授
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卽嘗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
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夜惟嘗思弘道義紆夢巖瀆
垂精管庫旰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
思效或自至園丘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芻辭
鳳閣辨章政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
以時敷奏歡近以加於賁終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

讜言

崔祖思爲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曰禮
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
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亂禍
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革慮
儉泰侈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
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空匱民力爲之彫散能
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比
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

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廣克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
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
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絺以
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
臺劉備取帷構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以帛帳
東阿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武帝以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衲席五盞盤桃花
米飲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
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
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

卑構簞器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麤珍裘繡
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
孳民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
蓬館高以殊等彫牆華輪卑其談謂馳禽荒色長違
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拘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
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
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
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

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末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繫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支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闕于訓刑之不肅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羨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簋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克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刑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于不均罰不在重所困于不當如今甲功少乙功多賞甲而捨

乙天下必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赦丙天下
必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
習之臣受賞者佐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
國富民散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
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
開汝潁而河汴委儲今將掃闕咸華題饒龍漢宜簡
役敦農開田廣稼特罷山池之威禁浮抑豪右之兼
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汙上無妄動知如絲

之成綸今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諫爲體
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曰廢諫
官則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
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處亂或
易物議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
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
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
禹爲諫大夫失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
伐柯非遐行之卽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
延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

爾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
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
任鮑叔以來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帝
優詔報答

梁賀琛爲散騎嘗侍高祖時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
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
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切聞慈父不
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
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謂謀猷寧云
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

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一事曰今北邊
稽顙戈甲解息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
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涸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
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迷
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
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
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嘗租課動致逋積而民
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
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
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

一使所至驚擾深爲民害駕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筴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猶爲掣肘
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
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
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無間於遐邇至于黜
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兆民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
天下顛顛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電苟須應病進藥豈
可不必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
者由風俗靡侈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

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
相競誇豪積菓如山嶽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
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梟
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
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
汗爭飾綺羅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賢臣憶
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以消散蓋由晏醑所廢旣破
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
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憾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
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奢著之凡自

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向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除彫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患正恥不及群故勉疆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憂其弊矣今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前先正雕流之弊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瘠之苦豈止日昃忘饑夜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得伏奏惟

房便欲詭譎求進不識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救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運絜瓶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復多巧避蒞職者因而曠怠惠惡增姦實由于此今誠欲責其公平之效試其黜過之心則上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或五年之中必能使國豐民阜若復積以歲月斯乃

范蠡滅吳之術管仲伯齊之由今計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省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四方屯傳邸泊或舊有或無益或防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惡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求取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靜息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

擾其民而欲求殷阜不可得矣聚其財而務賦歛興造作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戎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底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所及矣言奏高祖大怒

後魏崔浩爲祭酒明元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于胃昴趙代之分朕病彌年療治無損恐

一旦淹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
沿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隆德以除災幸就平愈
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
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
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
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蚤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
聖心者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
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願神養壽以進
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
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備也今長皇子壽
年漸一周明敷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
甚立太子以長禮之太經若須並大成人而特倒錯
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
存亡豈不繇此帝納之

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問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
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方百里則
爲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
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
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

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
悉以授民

高祐孝文時爲秘書令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
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
藝棄彼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
年勤可錄而非才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祿賞不官委
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
孝文善之

李彪爲秘書丞上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夜
夜思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老不避淵澤詢謀
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于竹素播徽聲于金石
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循往式竊揆時宜謹冒
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
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園丘以詔
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
開至誠以勸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
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
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
衷矣薄服味以示納則儉德光昭矣殫宮女以妃鰥
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振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

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惠以懷遠邇則華荒
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祥效質矣生生得所
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
儉之道猶自闕始何者今庶人豪富之家習華旣深
敦樸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莊制
地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綺羅土木被紋繡僭度違衆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
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賤不
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華相競情無
嘗守大爲消功之物又置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

者錦繡雕文費力者廣宅高宇莊制麗飾是也其妨
農業害女工者焉可稍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
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
有饑人今二皇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華
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
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
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
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
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漸昔子產爲

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辟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旣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富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于後王後王所宜觀

其意而取拆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騶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敝裘此示儉于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畧有達治道臣之警言倘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噐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噐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語以爲長世之法昔姬主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

成懿德用大恊于黎烝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
嬴氏之君于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
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享
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
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義禮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
術者以爲衛翼此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
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此秦祚之所以促短也夫
呈大輔德也豈私周而踈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

福之途異爾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
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
逸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
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之不難正朕况太子乎
卽拜逸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逸之傳漢
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况乃生訓之以正道
其爲益也固已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
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

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
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
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幾不遑溫習今而思之
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沂免冠而謝此
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
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
及儲宮延育復親撫告日省月試實勞神慮今誠宜
准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
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蓄倉

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
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嘗平以給之魏氏以兵
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
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
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
農相效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
入就豐旣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
先多積穀安而納之豈有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
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折州郡嘗調九分之二
京都度支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

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郎以取官粟年登則嘗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此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餘財帛中科給令其肆力以一夫之曰歲貢六十斛甄其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族吳蜀之彥臣謂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存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

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勸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切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嘗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可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十一月有簡麋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夏

以爲春三微成若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奏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微三誠宜遠微也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日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

也臣有大譴則白冠羗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未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也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禮貌之夷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

答之小吏罵詈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
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大夫自有過耳吾
遇子有禮矣此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
言是後大臣有罪則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
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未制故耳伏惟聖德慈
惠豈與孝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
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禮之主有若漢
武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
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也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離者
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至若有懼
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嘗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
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
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革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
分憂均戚之理也哉楚人滅江秦伯素服而示懼宋
弘未舉桓譚免冠而謝罪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
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
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
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

格引咎無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訴者慰勉留之
如此足以敦勵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日禮云
臣有大喪居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
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徑卽戎
素冠作刺遠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
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
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則未有聞至後漢元
初中大臣其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
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典喪
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嘗聖魏之

初撥亂反正未遑建喪之制今四海無虞百姓安逸
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
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
廟之祀鳴玉垂纓同卽慶之醴傷人子之道虧天地
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
其人者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所司
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
祿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所採
積付有司別爲條制孝文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三十

規諫第七

後魏郭祚為黃門侍郎時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嘗侍
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
聖鏡照臨掄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
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

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頃之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不換彪官也李坤爲侍中時車騎南伐以坤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三州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城則遣坤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羗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環甲迄茲未已今復預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剽史符

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爲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中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志在吾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患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可末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覆之在近豈急急于今日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

離壽春密邇未拔堵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越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中土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帝從之

高閭爲中書令時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光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立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歸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軍聚費于何不用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掃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後閭爲相州刺史時孝文選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得已請遷于鄴孝文頗嫌之南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

草朔虎既不遺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後又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日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校于命則審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迹不齎資糧

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嘗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有永逸之益如其一城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

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
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
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三萬人專習弓射二
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
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
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氣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
兵兵有嘗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
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倉庫隨近米俱送北
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

威漢北北狄若來拒之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
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日
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
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未逸勞而無怨計築長
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
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
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嘗游運永得不
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任送之以禮恕之
以情闔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安其大功足以

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度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後又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秋少雨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睿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

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飭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軌置降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僉瘞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彘倫戮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

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愍慙引過事邁前王徙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緩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下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嘗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念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平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以安慰

孤寡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道路資其東西隨豐迎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嘗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然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務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嘗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出爲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孝文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無非大舉興發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澗難以僉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旣

貽小人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士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根源不塞根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以自固多留衆運糧難可克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業舟船素蓄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戍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

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士樂本人之嘗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流方降兵刃旣交雖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管皇居于伊洛蓄力以待敵讐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

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孝文謂間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災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于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元所獲定繇晚一月日故也間對曰人皆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繇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當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

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問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畧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問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

朱延雋爲中書侍郎宣武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嫫舜體道墳典作聖漢光神獻軍中讀書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聖代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冰鏡善足以遵聖足足以誠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坐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範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玄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固真俗斯暢韓麒麟爲齊州刺史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士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

動有數百里自皇威開被弁職從省守寄闕任不聽
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官州郡局任甚少沉塞
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
望增置官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
安上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大和十一年京南大饑麒
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大稔謂之
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
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刈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
與孝弟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
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

其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
餓終今秋京都遇害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旦憂勤思
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曷不暇食蔑以爲喻
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
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
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富
貴之家童妾衺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而農夫餽糲
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
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露饑寒

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史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畧無入倉雖與民爲利而不可久長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甄琛爲河南尹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憤發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方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却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闕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檠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禮尉卽攻堅之利器非真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鈇刃而割欲望清肅都

邑不可得也理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不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鄉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或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明遂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陰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爲布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是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人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

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之者進而爲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請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游擊爲侍中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水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存安靜不宜勞役然徃若開拓皆因

城王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向化者惟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趨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畧願俟後圖宣武不納又肇爲黃門侍郎時盧昶在胸山肇諫曰胸山叢爾遐在海濱山湖下勢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曰也如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愚臣謂此言可許胸山又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捐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宣武將從之尋而昶敗

楊固爲治書侍御史時宣武廣詢得失固上謹言表曰臣聞爲理不在多方在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榦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殮孜孜萬機躬親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稅歛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商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

存元元之民以救饑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檄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問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志上與三皇比隆下與武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庶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寃察

封回爲都官尚書靈太后臨朝詔百官問得失群臣不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勵威刑而

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大侵剝百姓盜賊群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

路思令爲尚書右侍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克定至于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禹稷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甚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愷統領亦皆效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

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及令
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
進止不集任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
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逝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
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
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
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
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
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刑賞善惡蒐徒

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
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
討彼叛逆之豎豈異礪肅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王椿爲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
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睭訪讜辭
於百辟詢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
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啓錄應期敷育萬物承綴旒
之難運纂織絲之危緒忘殮日晏求衣未明俾上帝
下臨愍茲荼蓼永擠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

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者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
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殊急失中之
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敬祀之誠災星三舍寧非
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
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慎舉審官
擢滯申寃振窮省役使夫丘樊林藪之彥卑居朝右
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圓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
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過之士松松惺獨荷酒帛
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
雁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怍

李場字踏羅爲高陽王主簿于時民多絕戶爲沙門
場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旣殊區流以別故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
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定能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
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
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滅大
倫且關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
政而從鬼教乎夫君子無故不游天地屬心百神佇
望故宜敦崇將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

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游苑躍馬騁車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業損巨費於生民滅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未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禮親紆朔望之虔釋典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昧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繇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

積故彼岸可登量徹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約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况今南服未靜衆役乃煩百姓之情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而是沙門矣臣學不經遠言多猛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都統僧暹等忿揚鬼教之言以揚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場白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
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
為鬼愚謂非誇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達
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之
意猶罰瑒金一兩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
奏復徵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
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但可復而不復所
以戰違法抑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

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薄賦之饒不適
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
信于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而使民民志其勞此
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
惟皇太后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
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
其所弊存其所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者也
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幅易言民之可畏
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誥追前之非逐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克國用不思庫中大布綿麻而群臣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服必度寸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夫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用當其器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冕而嘉

之時史官尅日蝕預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斛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冑所宜收敘正光中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環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遂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聰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構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

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惟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古以爲美况今其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郡環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

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小邾國而有懸棺之舉今蠕蠕喪亂後主旣立雖云喪亡姦虞難抑脫有非墜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弁之此卞莊之高畧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與大衆脫狂狡構問于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郡環之不遠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

經過不敢不盡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
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境混一之期
坐而致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
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郡環嬰禍
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
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懲諺此
送彼迎想無拒戰國宜表朝竿已深決卿深誠厚慮
朕用嘉哉但此段機畧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正
言

樂運爲萬年縣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旣至
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高
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
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
另睿智惟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
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
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
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輔弼之仍超拜運
京兆郡丞宣帝時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
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
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當惠以悅之也尚書曰肯

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傳天大赦之文逮茲末業不師古訓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有云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盛世之所宜有大之尊豈可敷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北齊唐邕爲侍中從武成帝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侯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使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

王紘後主時爲散騎嘗侍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強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思念營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後周樂遜爲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

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益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成後者復然夫政之正民過急則刻薄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哀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改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于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塗炭之後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就歸樂土其二省造作口頊者魏都洛陽一時教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居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尚澆薄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廷器服稍華百工造作盡務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

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用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盈大功易立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貴補凝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視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外付曹銓敘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檢身履行以纂修爲名然逢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

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詩云得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德者盛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矣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傍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差等使用者節品類有度焉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

帛之妾所以厲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僕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炫曜街衢乃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嘉賞有逾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其儲蓄之餘孰與矜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譏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愛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黎季明武帝時爲外史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大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觀禮百神未敢豐洽者豈誠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倘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

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少水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倘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昇可覩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昇民將無覩如又荐饑爲慮更甚是時豪富之家競爲奢侈季明上書曰臣聞寬大所

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搖招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而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字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逾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赫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短褐未克于細民糟糠

未厭于編戶此則勸道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德齊之以刑風俗固難於一矣昔文帝集尚書之囊以作帷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官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宮室之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夫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先尊五矣弊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洪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

盧愷爲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何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